

清月用自己心底的秘密赢得了表姐的友谊



黄梵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烦恼人生

清月感到有许多话从喉咙里往外涌

戴琪说话时一直绞着手，坐在床边的清月始终是迷惑的表情。她并不理会表姐的解释，立刻遗憾地说：“唉，你们应该有一次的。”也许只隔了一秒钟，戴琪就笑出声来，“不，你不知道，他是我见过的最单纯的男人。”她把眼皮耷拉着提醒清月说，他非常规矩，她裸身时他只是远远地看，跪在地下不停地刻，对她没有任何企图。她在工商局工作多年，算得上阅人无数，练出老鹰般的眼力，看出他对花花世界不感兴趣，不然也不敢将心血来潮的念头付诸实施。

清月始终觉得他俩没抓住机会，“你不觉得把遗憾留在心里，双方都挺难受的吗？”戴琪像法官维持原判似的：“除非你亲身经历，不然你体会不到当时的心境。”没想到清月摇头表示不同意，“有一点，我会跟你不一样。”她解释说，她不会对脱衣服满不在乎，以致让武云飞坐在那里慢慢欣赏。可是一旦她同意让某个男人看身子，她就可以顺从他的要求。戴琪有些不信地问：“你有过类似的事？”起先清月只是傻傻地笑，神情有几分迟疑，接着思绪一下活跃了，感到有许多话要从喉咙里往外涌。

“说了你别笑话我，我的事可不浪漫。不过我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清月笑着努了努嘴唇，顿时显得媚态横生。前些天她俩说话时的严肃劲或道貌岸然，此时已经荡然无存。

清月和“那个流氓”的故事

那时，清月不相信丈夫刚四十出头就会死去。一开始，医生

也说他们有办法，虽然他满身插着管子，看上去一天不如一天，但她始终认为丈夫能闯过这一关。大大小小的花费就像枝头上大大小小的花蕾，争相怒放。她每天被医生叫去，都是低声嘱咐账上的钱不够了，赶快拿钱把缺口补上。她每天走出医院，就像挑着千钧重担。她到原来的工厂要医疗补贴的打算落了空。一天，她与厂方交涉依旧没有结果，刚走出厂门口，心里便一阵灰暗。就在她气得嘴唇打颤，交臂抱胸时，迎面走来了厂设备科的那个流氓。他打她的主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以前每次遇见他，她都把喊声准备在喉咙口，尽管没有一次真需要喊出声来。从她紧绷的脸，就知道她对他时刻心怀戒备。那天，她脸上的神情他看得一清二楚，他暗暗吃了一惊，显然她的脸上并没有挂着对他的敌意，反倒显出内心的犹豫。见有可乘之隙，他便上前惺惺地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啊，对这个流氓的厌恶只在她心头停留了十几秒，便化作对眼下没钱就医的担忧。终于，她甩掉一切心理戒备，说了她筹钱为丈夫医病的事。顿时，那个流氓欲火中烧，屏息听完，就急忙表示可以借点钱给她。见她愿意跟他去家里拿钱，他不禁心火燎地加快了步子。

他的黑森森的屋里尽是空酒瓶，个个张口立着，清月进门后不小心碰倒一个，一片瓶子便乒乒乓乓倒作一团。清月问他为什么不卖掉瓶子，他站着打量屋里的瓶子说，“还没攒够，等够一頓酒钱再卖。”他的钱藏在里屋一个秘密的地方，她不愿意作为知情者，便把脊背故意朝向里屋。他迈着大步出来时，她的脸上闪出喜悦之色。没想到他把那

钱拿在手上拍打着，“钱可以借给你，但有个条件……”接着他用自己都觉得生疏的话音说，“你得让我摸摸身子。”

她的脸刷一下红了，有一阵她一直站着不动。见她迟迟不答，他傲然地说，“不愿意就拉倒，我也不求你借这笔钱。”说完他刚要把钱揣进兜里，就见清月把攥成拳头的手松开了，她用异常平静的语气说：“我也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钱不还了。”

她的话一下把他给镇住了。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他感到了一丝又一丝心痛。最后欲望逼着他咬紧牙关说：“好吧，那我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她解衣服的样子越羞涩，就越叫他心满意足。他早估测掂量过她的身体，认为厂里没有哪个女性有她那么性感。这个以追猎女性获得恶名的人，那时很难规矩下来。等清月脱光衣服转过脸来，不禁大吃一惊。他早神不知鬼不觉地脱光了衣服，站在清月跟前咧嘴笑着，打趣地说：“只要跟我来一次，包你觉得这辈子没白过。”清月像被鱼刺卡住了喉咙，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时，她的身体像失了主，稀里糊涂被他拖到沙发上。整整有一个小时，她感觉就像被大风大浪拼命撼动的一根缆绳。她不敢说自己受到的全是屈辱，她被命令跪在沙发上或趴在椅背上时，居然生出从未有过的快感。

事罢，他坐在阴影里吸烟，小声嘀咕，“这回算中你的套了，这么多钱就一次，太不划算了。”她疲惫无力地望着他，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那……过几天再补你一次。”说完她感到羞愧和惊愕，把衣服穿戴

好没敢多歇一秒钟，便匆匆从屋里逃了出去。

清月终于赢得表姐的友谊。

母亲从拆迁办得到了15万

得知母亲马上回来的消息，我捏在手上的筷子都落到了地上，一直压在心头的石头倏地化成一股喜悦。我去了人越围越多的码头接母亲。东望一艘客轮缓缓驶过来，恍若是环佩着花朵的天使临近了，它劈起的每个浪都牵动着我的神经。

隔着很远，我认出了母亲。她惴惴不安的样子我看得很真切，直到我招手“嘿”了一声，她的情绪才被彻底扭转。她又惊又喜，急巴巴地上前来一把揽住我，“你也知道来接妈了？”

回到家里，母亲更是大为惊异。我提前把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物品用具也摆放得整整齐齐，光秃秃的墙上还贴了几幅印刷的画。她连连夸我道，“你变了，真长大了，把家里收拾得还真像回事儿了。”我嘴上不当回事地“嗯嗯”敷衍着，心里却颤巍巍地闷着高兴。她注意到我床头摆了一本房龙的历史书，她用探询的目光仔细瞧了瞧我，最后眼里噙着泪，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妈的乖儿子……你终于开窍了。”

母亲回来以后，差不多整天都不在家。她不肯轻易和拆迁办的人妥协，她历数的拆迁条件他们还没有答复。看起来寒碜的粗砖平房，成了母亲和拆迁办斗争的砝码。我本想和她一道承受这种折磨，不知为什么她始终不答应我跟着她。这件事的成败她看得很重，只答应我跟她去了一次报恩寺。叩拜神灵的效果似乎很

快就显现出来。有一天，母亲不再怀揣着复杂的烦恼，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我聊天了。她望着我的一身夏装说，“你干吗不穿你最喜欢穿的那套？”

“你是说打篮球的那套？”
“对啊。”
“我已经不想打篮球了。”
“可那身衣服你还是喜欢，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母亲用手拍了拍我的脸颊，十分温柔地吩咐我：“快把你喜欢的那套换上，今天我们要好好庆贺一下。”说完，她的笑纹就像细浪在脸上荡开了。我的确长大了，心里用不着乱奔乱突地瞎猜，就知道母亲为什么事高兴了。

母亲破天荒地决定晚餐在街上酒店里吃。她念经似的报了一遍客人的名字。

颜玉老师可不是一请就到的人。据说她是那所大学的活字典，找出任何一个卧在字典里的生僻字，她都能给出满意的解释。她从包间门缝一露面，母亲就手忙脚乱起来。颜玉老师被母亲的盛情弄得没了招，才勉强坐在上席位置。门口接着出现了外公外婆和表叔，见了颜玉老师他们都主动把手伸过去寒暄：“您就是颜玉老师吧？哦——，小楠的事叫您费心了！”

外婆乐意当面证明她最疼我，向我高高举起了几罐百事可乐。我的脸马上红得就像一面红旗，在严肃敛容的颜玉老师面前，我宁可没有喜欢喝百事可乐这种幼稚事。大厅里的乐声霍地响了起来，只听见一女腔用“呃——”一声拖音唱起了昆曲。平时寡言少语的母亲举杯站起来，郑重宣布了一则喜讯：“托大家的福，拆迁办补偿了我十五万元，这下小楠上学的钱有着落了。”

[上期回顾]

戴琪向清月讲述了一段往事。20年前，她在工商局工作，一次因为避雨，认识了做泥塑的武云飞。武云飞按照戴琪的身子做了一个裸体塑像，渐渐的，风言风语开始在小镇上流传。人们说，戴琪夜晚属于一个男人，白天则属于另外一个男人。而实际上，戴琪和武云飞之间并没有发生那种事。

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

生活杂谈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两个女人互相看久了便没什么滋味了，就像一块口香糖，连腮帮子都塞住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是快找个背静地方把它给吐了。我就是那块被老白嚼得特劲道的口香糖，估计要是团面得在她嘴里变成面筋，我知道她早就萌生了嫌弃我的歹意，但我偏就佯装不知嬉皮笑脸，而且在更换的几个单位里我一直强烈要求跟她坐对桌，弄得她这几年看我的目光日渐黯淡。

其实她那张脸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尽管她隔三岔五地整治自己的五官，垫垫鼻梁子，拉个双眼皮，在耳朵上用激光打几个眼儿，光子嫩肤，染红头发，每周做做足疗、皮肤保养什么的，我还是看不出她向精致女人目标狂奔的起色。我们很少对视，拌嘴抬杠是我们唯一泄私愤的出口，她经常突然抬起头伸出短粗胳膊用夹着烟卷的手指着我问：“你还像个女人吗？”我绕过桌子站在她旁边拉起她的手欲放在我的胸口：“你也说说我不像女人！”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夹紧胳膊往桌子上死皮赖脸地趴，而且大叫：“流氓，流氓。”老白就是这么个人，喜欢招惹别人，但永远甘拜下风。

我跟老白做了太长时间的同事，彼此的仰慕和喜爱表白得都觉得虚伪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像两只蜜蜂一样用小尖嘴互相戳，嗡嗡嗡的还觉得挺高兴，我认为这是友情的最高境界。

很多年前，我自己在网上建了个私人聊天室，但来的都是一些小屁孩，经常一上来就骂街。那时候年轻气盛，而且能想出来的脏话就那么几句，总

说也会被人看扁，我就给老白打BP机。她问：“大半夜，嘛事儿？”我说：“快上网，有人骂我。”一会儿我的窗口就能看见一个叫“大象腿”的家伙上线，而且毫无头绪地逮谁骂谁是孙子。我赶紧跟她会合，那时候我叫“猛男一号”。后来小屁孩眼瞅着跟不上话退出去了，我欣然跟“大象腿”告别躺下睡觉。半夜三点，我的汉显BP机一闪一闪，老白说：“那帮人又来了，快上！”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大象腿”已经招架不住，数了数，她正一对十六地扛着，而且那帮人的话越来越难听。一会儿，老白打来电话语气急促：“咱女的骂不过那群流氓，明天再战吧。”我们就都退出来了。早晨八点，老白的电话，她激动地说：“我一晚没睡，下载了一个《网络骂人大全》，不骂死那帮小崽子才怪！”后来，有了“大象腿”这个护法，我的聊天室逐渐没滋事的敢来了。

老白刻意追求女人味儿是从四年前开始的，那个时候我眼前的这个女人整天像个彩色气球一样晃来晃去，她很骄傲又娇滴滴地跟我说她全身上下装束是认识的一个著名服装设计师给设计的。这设计师不知道跟她前世有没有仇，把老白整治得跟从事可疑职业的不良少女似的，几个月里她始终穿着外面透明里面短小、露大胳膊腿儿的衣服。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她那昂贵但看着特不值钱的双肩背包里放进了化妆包，只要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她举着个镜子在那抹，颜色永远那么夸张。我每天都问她：“你们那除四害今天又死了几只耗子？”她心理素质特好，继续变本加厉。

老白经常嚷嚷减肥，有一

天一进门对着我就喊：“你看我肚子大了，怎么办啊？”语气很是焦急。我哈哈大笑，抚摸着她的肚皮说：“孩子是无辜的。”

她气哼哼地坐下再不理我了。她喜欢自虐似的干饿，但时间很短，早晨不吃早点的话下午四点一定要加餐，而且吃炒面一份都不够，还要盯着别人盘子里的，等着人家说：“我这半儿没动，给你吧。”这几天她又突发奇想说要去给肚子抽脂，真吓人。老白喝水咕噜咕噜的，有一次同事从韩国带来了一盒袋泡茶，就算袋比较大，可一般人也能看出是袋泡茶啊。老白可不是一般人，她一上去就找口儿撕，撕不开还急了，用牙咬，咬开后自己跑到饮水机那灌水，咕咚就是一口，紧接着就听见她大叫：“什么破茶，都是沫子，怎么也不沉底呀！”

老白现在不在，估计又风风火火闯九州去了。我巴不得我们在心里安静一会、彼此想念一下，可惜这段话还没写完，这个人又一屁股坐我对面了，咣当把包往桌子上一扔问我：“你去厕所吗？”

傻吃傻喝傻乐和

三杯两盏淡酒，七个八个鸟人，我们各自挨着各自的“相好”围挤在一张两米长的桌子边上，因为是同学请客所以无法计较环境和菜品的优劣，我每次要吃点什么都跟旁边坐着的左撇子胳膊撞胳膊，经常把鱼香肉丝掉在黄焖牛肉里，把醋汤子滴答在肚丝烂蒜上，或者直接把一筷子菜便宜了自己的大腿，真正吃到嘴里的并不多。小石特别豪情万丈，时不时站起身掀屁股够更远处的大虾，直到临走还自己

在那儿感慨：“这鲍鱼怎么没有鱼头呢？”

我和小石从小学到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她今天还一口咬定我们是同桌，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生拉硬拽的意思。我只记得她是语文课代表，学习成绩一般，头发永远像枯草，那时候她总是抱着头小跑着走路，后来我才知道她生怕某些笨鸟把她的头发当了鸟窝。

小石的工作需要戴大壳帽，可发下来的帽子总是不合适，放脑袋上只能用头皮顶着，风一吹就掉，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她在帽子里圈缝了三只破袜子进去，从此帽子跟脑袋严丝合缝，她不带小挎包出门的时候，袜子里还能放些零钱，买东西就跟变魔术似的，看得家门口一个批发土豆的眼睛都直了，一个劲儿地说：“这姐姐太特别了。”

小石是个很搞笑的人，她的个性里充满各种幽默元素，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有些神经质。她走路的姿势也很奇怪，无论速度快慢浑身都直挺挺的，除了胳膊永远夸张地摇。她的理论是当你不断划动气流的时候走路会变得轻盈。

她家有一条恶犬，长得颇有些姿色，但我生来不喜欢和毛茸茸的动物零距离，所以从来对那条狗没什么好感。每次去找小石，她要是不在家，他们家的门一定是只开一个小缝，或者干脆让来访者报上姓名及此行用意，而此时，那条恶犬就在屋里特得意地叫唤。要赶上小石可莹在家，就更不得了。从你进门的一刹那就要经受一只狗的恶骂，它会眼睛盯着你不停地催促你滚蛋，要是你还没领会它的意思而厚着脸皮坐在满是狗毛的床或椅子上时，它

会被气得气喘吁吁，而且开始用嘴啐你。小石心软，每每此时，她会满脸扭捏，抱着狗说：“你就让它咬一口吧。”我要是不愿意，她就劝我，人不能跟狗斗气，不能跟狗争。

忽然有一年，她扬言8月份怀孕，为此让领导把工作也调换了，可都10月中旬了她还是一筹莫展地说：“怎么办呢？”眼瞅着就要东窗事发，那罪过非被开除不可，我比她老公对她肚子里的动静都着急。小石也急了，让我去药店一次又一次帮她买妊娠试纸，可她总是呆在一边不说话，倒是像陪我去的。路口处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药店里那个说话面无表情的售货员看我总买，有一次居然满脸鄙夷地说：“这还有电动工具和彩色带香味的安全套你要吗？”我看她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小石倒跟没事人似的站在旁边哈哈大笑，出了门使劲拍着我的肩膀，说这药店前身大概是五金店，连电动工具都有，然后蹲在地上接着大笑。弄得我特别无地自容，等她站起来，我才觉得这一切简直都反了。

当小石终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后，她肥大的衣钵顺利成章地传给了我，带两只小熊的吊带裤、绣着花的孕妇服、根本听不见心跳的胎心筒、几本毫无用处废话连篇的胎教书，她说还有一些东西要传给我，我也像拾了大便宜一样在电话这面咧嘴傻笑。现在，她的儿子李肉肉正在茁壮成长，而小石呢，总是觉得还有多余的快乐多余的忧伤多余的荷尔蒙没有宣泄干净。有饭局的时候，我们还像读书的时候一样，凑在一起傻吃傻喝傻乐和，怎么看怎么没心没肺。

[内容简介]

以“段子”知名的津门女作家王小柔，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用她的段子涂写我们鸡零狗碎的日子。向来以损时尚贬流俗为乐的王小柔，这次也没放过潮流一默的机会，在篇章语里，又小小讥讽了一下白领喜欢用星座测字算命，还对眼下的经济危机给予“严重”关注，高呼“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我们坚决要做省油的灯”，并对大学生就业难表示“深切同情”。

[上期回顾]

一味地说婚姻好或者坏，我觉得都挺阴险的，因为不同的婚姻造成的结果肯定不同。我认为是否进入围城就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们都在寻找幸福，可我们经常没有耐心去播种幸福和等待幸福的生成。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是培养一个人修养的地方。婚姻的选择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影响。

黄梵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王小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以“段子”知名的津门女作家王小柔，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用她的段子涂写我们鸡零狗碎的日子。向来以损时尚贬流俗为乐的王小柔，这次也没放过潮流一默的机会，在篇章语里，又小小讥讽了一下白领喜欢用星座测字算命，还对眼下的经济危机给予“严重”关注，高呼“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我们坚决要做省油的灯”，并对大学生就业难表示“深切同情”。

[上期回顾]

一味地说婚姻好或者坏，我觉得都挺阴险的，因为不同的婚姻造成的结果肯定不同。我认为是否进入围城就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们都在寻找幸福，可我们经常没有耐心去播种幸福和等待幸福的生成。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是培养一个人修养的地方。婚姻的选择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影响。